

一个老总,拖欠工资玩“人间蒸发” 一群员工,手握机密成“最后筹码” 一场讨薪PK,谁更不道德

到昨天为止,南京广陵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小庞等一群同事住进公司快一周了。公司虽然没有正式宣布破产,但同事多已散去,管理层相继离职,连老总也消失多日,手机无法接通。“欠我们的工资和报销,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?”小庞等这些刚踏上社会不久的大学生们哀叹,辛辛苦苦工作换来的,难道就是这样的欺骗吗?不过,员工手里也有筹码,那就是各种技术数据和服务器密码。缺少这些,他们以前维护的设备就可能出问题。

20多名员工要讨薪

广陵天公司是一家IT公司,位于傅厚岗,主要业务是在江苏省范围内,为通讯运营商的短信平台和语音交换台提供技术维护和保障。小庞等一群大学生是学通信专业的,大多于去年4月入职。他们分布在南通、苏州、无锡和苏北等各个区域,负责具体的技术维护工作。但工作才半年,公司就出了问题。“先是报销,从去年五六月份就报不了。10月份开始,绩效工资也停发了。”

员工们找到公司总经理杨希。“他说,合作单位拖欠款项,公司暂时没钱发工资,他让我们先坚持工作,等款项一到,工资就发给我们。”到了12月份,在各个区域负责的员工发现,合作单位的款项陆续到位,“苏州收到14.5万,无锡区收到9万多,南通区收到2万3千多……”钱到了,可工资还是没发。

12月中旬,员工再次找到杨希,被告知钱用于“办保险”了。杨希承诺,等下一笔款项到位,肯定发工资。但员工们这次不再相信他。员工让杨希写一份书面承诺,但遭到了拒绝。今年元月5日,20多名员工从全省各地回到南京,要求公司补发工资。

老板的承诺没人信

其实,杨希也是个打工的。公司老板和法人代表叫丛清宇,住在上海。“他一个月最多来一两次南京。”杨希说,公司日常工作由他负责。“公司不光欠他们的钱,也欠我的。”元月5日,杨希曾试图劝员工们回去继续工作,但员工们对他已不再信任。

5日晚,员工们各自统计了公司欠他们的工资和报销,总数约20万元。元月6日,丛清宇打来电话,“他说了三点。一,不会欠薪,但也不会打欠条;二,希望我们回去继续工作,保证不出任

何问题。三,过年前付清大家所有的欠款。但他不会出具任何书面承诺。”员工们商量了一下,认为老板并没有还钱的诚意。

当天下午,员工就去了玄武区劳动部门。劳动部门4名工作人员来到广陵天公司,但负责人一个都不在,电话也都关机。此时,员工们得知,公司会计、人事部门负责人等管理层全都离职。第二天,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公司。“他们说,公司可能已经进行清算,让我们直接到玄武区法院进行立案,申请资产保全。”但员工们来到法院后被告知,必须在公司开具欠条后才可以立案,并且劳动债务纠纷一审必须要劳动仲裁进行审理,二审才可以到法院。8日,劳动部门联合公安、工商、税务等部门,就此开会研究,但事情仍未解决。

老总、员工“谁更不道德”

10日,十多名员工开始住进公司。“我们都是被公司派在外地工作的,在南京也没地方住,不住在公司,我们到哪里住呢?”他们每天吃盒饭,等待着结果。到14日,一些人相继离去,小庞等5人仍坚守在公司。办公室里已是一片狼藉,稍微值钱的办公设备都被讨薪的员工搬走了。剩下的唯一一部电话,还是小庞等人“保护”下来的,“我们需要跟外界联系。”小庞等人说,他们家境

都不太好,几千元对他们来说,不是小数目,尤其是现在要过年了,他们已经欠了不少债,“我们怎么好意思回家面对爹娘?”

但他们手里还有最后一个筹码,那就是技术维护的数据和服务器的密码。目前,和广陵天公司合作的通讯运营商已经换了新的合作公司,但由于没有密码,无法对设备进行维护。“他们来找我们要,可如果我们交了出去,老板就更不会给我们工资了。”通讯运营商还有尾款没付给公司,这也是员工们最后的希望了。他们希望,老板能用工资来交换密码和数据。但是,老板丛清宇一直没有出面,也联系不上。

昨天下午,记者数次拨打丛清宇的手机,但都无法接通。记者随后联系到杨希。他承认,公司此前由于资金链断裂,出现了拖欠工资的现象。“其实欠我们(管理处)的更多,我全年的报销都没拿到。”他抱怨,由于员工采取了过激手段,导致公司陷入瘫痪,和公司合作的通讯运营商也很愤怒,“没有密码和数据,他们换了新的合作公司,设备维护还是难以进行,过阵子如果出问题,可能会出现投诉。”也正因为这个原因,对方拒绝支付100多万元尾款。杨希反过来指责公司员工“缺乏职业道德”。至于拖欠员工的工资问题,杨希表示,他将和老板继续沟通。 快报记者 常毅

寻失物

4万救命钱丢公车上 民警1小时终于寻回

快报讯(通讯员 白景轩 记者 李彦)4万元的保胎钱丢在了公交车上,直到下车时才发现,市民张大婶急得在大街上失声痛哭。白下特巡警辗转寻找一个多小时后,终于在公交车上找回了这个救命的纸袋。

市民张大婶的女儿是位三十多岁的高龄产妇,怀孕两个多月却不得已要住院保胎,女婿出差时叮咛万嘱咐地将4万元钱交给张大婶存银行,以备住院用。

前天中午11点半左右,张大婶抱着一包装着4万元现金的中药纸袋子上4路公交车。在莫愁路下车后,她突然发现纸袋子不见了。张大婶一下子蒙了,急得大哭。“再哭也没用,抓紧时间把钱找回来才行。”在路人的善意劝解下,张大婶赶紧报警。民警找到公交车站,查询半天才联系到张大婶乘坐的那辆公交车的司机。一小时后,在搜索多辆公交车后,民警终于在车站的一个小角落内找到了那只不起眼却装有4万元巨款的纸袋。数数钱,一分不少,年逾花甲的张大婶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报假警

“他们持刀枪冲我家” 警察荷枪实弹白跑了

快报讯(记者 李绍富)“我家住在上元门附近白云新寓的小山上,现在有一伙人带着砍刀和枪支,向我家包围过来,要强行冲进我家。”前晚,下关公安分局接到市民如此报警后,立即调集大量警力赶到现场,结果却是报警人在讲“故事”。

前晚10点左右,负责处警的警长立即向防暴警察请求支援,并迅速调集10多辆警车、50余名警力赶赴现场,防暴民警还带了冲锋枪。接到报警约5分钟后,小山就被包围起来,持枪民警统一子弹上膛。警方很快将小山搜索了一遍,除了几户拾荒人住的简易房外,并没发现有异常。

随后,民警与报警人取得联系,发现报警人是小山上一家废品回收铺的男子。民警通过警务平台查询得知,该男子两天前报警称遭人敲诈。民警进一步调查得知,该男子是因收废品跟他人发生矛盾,总是担心对方晚上来找他麻烦,故意夸大其辞报警。因该男子涉嫌报假警,民警对其严肃批评教育。

(蔡先生报料奖40元)

蹊跷事

一中年男子死在路边 可能是被推下车身亡

快报讯(记者 顾元森)昨天早晨,有人在南京绕城高速油坊桥路段发现一具男尸,警方怀疑该男子可能是被人从车上推下后造成死亡。

事发现场位于绕城公路的应急车道上,驾驶员张先生称,清晨5点多,他开车经过时隐约发现路面上躺着一个人,当时没有在意。昨天上午9点多,他再次经过现场路段时,看到路边停了五六辆警车,10多名民警正在现场进行勘查,这时张先生才意识到出事了。

记者在现场并没有发现车辆急刹车的痕迹,也没有车体碎片,从现场来看,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可能性不大。躺在地上的男子看上去40岁左右,衣着较整齐,不像流浪汉。有目击者称,男子颈部受伤,可能头部也受到重创。昨天下午,记者从建邺警方了解到,死亡男子今年40岁左右,安徽人,曾在附近路段给外地司机带过路,但目前该男子死因并不确定。有人猜测,可能是该男子在带路时与对方发生纠纷,被人推下车后死亡。目前警方正在作进一步调查。

(靖先生报料奖50元)

10个小光头 坐进理发店

不是做发型,是强卖挂历

连日来,中央北路一带出现这样一群人:他们穿着黑风衣、黑皮鞋,剃着小光头,手提挂历,瞄准路边的一些店铺,强行推销挂历。前晚,这伙人在向一理发店强卖挂历时,被警方一网打尽。

前晚7点左右,两个一身黑衣、剃着光头的年轻男子来到中央北路95号附近一理发店,走在后面的男子手里提着一个袋子。推门进店,两男子迅速找了座位坐下。理发店老板笑呵呵迎过来,得知对方是要向他们推销挂历,价格是50元一幅。该男子让提包的光头从包内取出四幅质量低劣的挂历,往地板上一扔就要走。理发店老板见状,立即称不需要。两个小光头瞪了老板几眼,收起挂历出了店门。

几分钟后,先前的两个小光头又回来了,紧跟着他们身后的,是另外8名黑衣光头。10人进店后,找了位置一坐就是10多分钟不走。其间好几位顾客被吓走。理发店老板只好向他们求情。可惜,求情没用。

这时,一辆警车路过附近,民警到店来询问情况。见民警进门,小光头们称是到理发店推销挂历的,理发店不要,他们要走了。民警阻止了他们,并开始挨个登记身份证,另有一名民警堵住理发店门口。几分钟后,理发店门口警灯闪烁,4辆警车和10多个民警赶到,10个小光头傻了眼。随后,他们被“请”上警车,带回了小市派出所。

警方调查得知,在最近10多天,这伙小光头先后在中央北路以及和燕路一带,强行推销挂历。多家店铺被要求购买4幅挂历,送货时说每幅50元,收款时则是100元。不少购买过挂历的店主事后都报过警。最近几日,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伙小光头。

(蔡先生报料奖80元)
快报记者 李绍富

邻居伪造签名加盖小二楼,建设局回应“违建”质疑 “四邻不同意”可以有,没用

从2004年至今,庄正鑫夫妇一直为自己在秦淮区学智坊的房子烦恼:邻居建起了小二楼,还伪造了一份自己的签名获取了建设规划许可证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他要求建设局撤销规划许可,建设局曾表示同意,但关于邻居的房子到底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,至今仍然纠结着。

我“被签名”,太过分

庄正鑫在学智坊10号有一处平房,邻居周长庆1993年买了其中一间,面积有19.28平方米,两家的房子共用一堵山墙。

据庄正鑫称,2000年3月,周家以人口多住房拥挤为由,在平房上加盖了二层,对原来的房屋结构造成破坏。庄正鑫说,周家加层之后,楼板是利用中间共用的山墙搭上去的,对于自家的小平房产生了很大的结构压力。更重要的是,当初2000年周长庆改造时,是向建设局申请了建设规划许可证的,但是其中有“四邻签字”一项,周长庆没有征求他的同意,而是直接伪造了一份他的签名递了上去。从2004年开始,庄正鑫开始反映此事,要求撤销周长庆的建房许可,恢复房屋原状。

2004年7月份,秦淮区建设局出具了一份处理意见,要求周长庆排除安全隐患,



这就是庄家的平房和周家的小二楼 快报记者 孙玉春 摄

同时拆除侵占部分,撤销原核批周长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,严格按照程序补办相关手续。

庄正鑫说,此后周长庆的确对其房屋进行了一些加固,另外把垛在共用山墙上的二楼墙体往回缩了一部分,但是隐患并未彻底消除。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,他转而寻求拆除周长庆加盖的二楼。“建设局同意撤销许可证,还当着我的面,在许可证上盖了‘此证作废’的公章。”庄正鑫说,既然如此,加盖的二楼就是违建,但是他找到行政执法局时,执法局却称无法确认其二楼是违建。

对此,周长庆表示,加盖在庄家山墙的那堵墙拆掉了,自己房内又砌了一堵墙,并加了一根立柱,“现在就是二层的负荷都落在我家的墙和加强柱上,跟庄家无关了。”

是不是违建,糊涂了

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建房许

可证时,周长庆明确表示,“有”。他拿出一张许可证的复印件,但他一直回避伪造签名的事。

秦淮区建设局规划科苏科长表示,学智坊10号矛盾中,伪造签字一项的确存在。但目前是否可以认定周长庆建房为违建,他表示还不能。

“四邻签字,这不是发证的必要条件。”他说,因为周长庆家必要条件已经具备,有土地证,同意扩建是没有问题的。至于四邻同意,这是考虑到避免矛盾,是一种策略性的措施。

苏科长表示,当初说撤销周长庆的行政许可,其实也是一种策略,是为了给周家施加压力,让其为庄家维修房屋。“但是两家矛盾太深了,庄家就是要求拆除。”苏科长说,这种情况下,实际是不可能拆除的,何况已经过去这么多年,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协商。

实习生 马薇薇
快报记者 孙玉春